怪事奇情雜錄

賣油郎獨佔花魁

九媽道：「這一日麼？正主還不一家。」秦重道：「可曾來麼？」九媽道。「今天，俞太尉家賀雪，筵席齊備在湖船之內，俞太尉年七十餘的老人家，風月之事，已自沒分，原拍過黃昏送來，你且到新人房裏吃杯溫風酒，慢慢的等他。」秦重道。一煩媽媽引路。王九媽引着秦重，彎彎曲曲，走過許多房頭，到一個所在，一帶樓房，却是伊平屋三間，甚爲高爽。左間是丫環們冲房，壹般有床榻桌椅之類，却是備官鋪的。右壹間是花魁娘子臥室，鋪着在那裏，冲旁又有耳房，中間客廳，上面掛一幅人山水，香几，山古銅爐，燒着龍涎香餅，兩旁書桌，擺設古玩，壁貼許多詩稿，×冲愧非文人，不敢細看，心中想道：「×房也整齊，內室鋪陳，必然華麗，今夜儘有受用，十兩夜也不爲多，」九媽讓×小官坐於客位，自己主位相陪，少頃之間，丫環掌燈過，桌上一張八仙桌兒，六碗時新果子，一壺攢盒，作肴美釀，大會到，香噴撲鼻，九媽執杯冲勸酒。「今夜衆小女都有客名身，只得陪請開懷暢飲幾杯。」×重酒量不高，況兼×在心，只吃半杯，吃了一會，便推不飲。九媽說。「×小官想餓，且冲些飯冲吃酒，丫環掇着雪白飯一壺，放於重面前，中是一碗雞和湯，添